

侯先光：打开生命之书

胡性能



花潮

本报美编 郭金龙 制图

在生命这本厚重的书里，每一个章节的书写者都是天选之子，他们执著、勤奋、始终如一。上苍的垂怜、机遇、偶然、巧合……从这个角度看，地球生命的每一次发现，都堪称神迹。

回到古生物界，对于生命的秘密，上苍一直不肯轻易透露。古老生命以化石的形式藏身于泥土下的岩石中，相当于被时光雪藏。如果不劈开岩石，把包裹化石的层层外衣剥除，沉睡其间的远古生命就不可能被发现。所以我说，每一块化石的发现都有其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对于澄江帽天山动物群来说，天选之人则是中国人侯先光。

1984年6月19日一早，侯先光从昆明汽车站搭乘往澄江的汽车，两个小时后他抵达澄江县，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那一年的侯先光只有35岁，正是生命中充满热爱和好奇的年龄，可他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到了澄江就去欣赏抚仙湖的美景，而是在安顿下来后立即开展工作。当天下午，他就步行20多里，到县城附近的野地去进行地质考察，寻找采集高肌虫化石的工作面。就在考察的过程中，侯先光无意听到了一个消息，当时的云南省地质一大队七分队正在山上的大坡头村勘探磷矿，于是侯先光又只身一人找到了七分队，住到了七分队驻扎的大坡头村。

从6月25日开始，侯先光每天花钱雇大坡头的一位村民与他一起上山采集化石，他们早出晚归，每天在山上干八九个小时，中午的时候只吃上山时带的两个馒头。按照两人的分工，大坡头村民先将剖面的石头挖下来，侯先光则用榔头将石头一一砸开，期待里面能够有他寻找的高肌虫化石。

一连4天，成千上万次的榔头锤击，却几乎没有什么收获。侯先光意识到，他最初选择的这个工作面是个失误，因为这个工作面打开之后，其中还有一个断层，这会导至地层的缺失，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挖掘和敲打都可能不会有什幺结果。6月30日，星期六，他结束了一天的采集工作，精疲力竭回到大坡头村。当天晚上，侯先光，这个年轻的古生物研究生失眠了，此前在昆明筇竹寺等地10来天的踏勘几乎一无所获，转战到澄江的洪家冲连续工作了几天还是没有什么发现，寻找不到化石，他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换了另外的人，也许就打退堂鼓了。但执拗的侯先光并没有那样做，那一夜他想得更多的，还是寻找新的剖面。几天前在大坡头附近踏勘时考察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山头，在他失眠的那个夜晚，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对于人类寻找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谜而言，这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挨过这个难以入眠的夜晚，1984年7月1日，一个后来影响古生物研究进程的重大发现，就在离侯先光睡榻不远的帽天山，等待着天选之子的到来。

尽管经历了连续的失败，但侯先光还是决定要重新寻找剖面进行探索，哪怕经过了一夜的失眠，第二天一大早，尽管天空下着雨，他还是与那位雇来的村民再次上路了。那天，跟随他一起上山寻找古生物化石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是地质队几个年纪20出头小伙子，因为是星期天，他们休息，就接受了侯先光的请求，以每人每天5元钱的报酬，敲打村民挖下来的石头。他们踩着泥泞的山路来到了帽天山。这一次，侯先光没有沿着几天前踏勘时的线路，而是另辟蹊径对这座外形极像一座草帽的山体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最终把工作面确定在了西山坡。许多年后，当我回过头去设想那一幕，我总觉得他当天的那一选择，仿佛是上苍对他进行了某种神秘的暗示。

古生物化石的寻找是一件相当枯燥的工作。每天席地而坐，一敲就是七八个小时。榔头高高举起又落下，成千上万次地重复锤击，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有时，枯燥的锤击会让人恍惚，手指会被榔头砸得血淋淋，在野外，没有条件包扎，往往是以包装纸一裹，等疼痛稍微缓解，接着又敲击。

当然，敲岩石也要有技巧，通常是在沿着石头的纹理敲，并要在瞬间判断石头里有没有化石，如果有，还要迅速判断化石价值的大小。敲开的石头如果没有价值，就要快速扔掉，因为每天敲开的石头数量惊人。侯先光认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敲开石头的数量与发现化石的可能性成正比例，只有多敲石头，才有可能与有价值的化石相遇。

一早与他上山的那几位年轻地质队员，受不了这种单调而枯燥的敲打，中午时就打了退堂鼓。那一天，简单的午饭后，侯先光坐在地上，继续锤击着眼前的石头。空寂的山里回荡着榔头砸在石头上的声音，单调、乏味、枯燥，从上午来到这个工作剖面，他已经砸了6个小时，依旧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和收获。但事后看来，侯先光每一次榔头敲打下去，其实都在向一个惊天的秘密靠近。

下午3点过，当侯先光手中的榔头将一块石头砸开，他突然看到石头里镶嵌着一块半圆形的白色印膜，有五分镍币大小。这个发现让侯先光精神一振，他知道对自己眼前敲打的这些石头所处的地层，以前就有不少人探寻过。1909年法国人就敲打过，此后许多地质工作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当时研究得最为清楚的一个地层，这个地层有什么化石，业界都非常清楚，但出现在眼前的这个白色的印膜化石，他以前却从未见过。那一瞬间，侯先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

侯先光将这块镶嵌有化石的石头拿起来仔细观察，他当时把这块化石当作一个双瓣壳节肢动物，半圆的直边代表腹铰合线，圆滑的弯曲边代表了腹边

缘。没错，这是一块新的化石标本，有了这块化石，即使是之前的近一个月一无所获，这块化石也足够回报他之前的辛劳。新物种化石的发现，让侯先光极为兴奋，从上午干到下午累积的疲劳一扫而光，他更有力地举起手中的榔头砸下，每砸一下都充满了期待。突然，他又从砸开的一个石头里，看到了一块化石。那是个椭圆形的印膜，仿佛有一股电流洞穿了他的全身。这同样是一块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化石，侯先光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化石拿起来仔细端详，化石的形状太独特了。一天之中有两个新发现，让近段时间来的辛苦一扫而光，但那个时候，侯先光还没有意识到，这两块形状特异的化石出现，拉开了澄江动物群被时光遮蔽了亿万年的帷幕。

挖掘与敲击继续进行，多天来的采集工作让侯先光与农民配合非常默契，一块又一块的石头被农民从山体上挖下来，又被侯先光用榔头砸开。突然，一块栩栩如生的化石暴露在湿润的岩面上，这块新出现的化石标本长约5厘米，身体由前、后两个背壳组成。灵光乍现，侯先光发现此前敲开的两个新化石，实际上是同一个动物的前、后两个背甲。向前摆动的腿肢对称地分布在背甲之下，仿佛是在潮湿的岩层里上游动。而这块保存完整的软体附肢标本的出现，让侯先光惊愕不止。世界仿佛在这一瞬间突然静寂下来，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像是停止了流动，拿着标本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脑子里唯一的的想法是，这类岩层里怎么会有着这种化石？凭借过硬的古生物知识，侯先光判断这是一条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动物，属于加拿大布尔吉斯动物群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纳罗虫”，国外科学家认为纳罗虫是最早出现的具有弱矿化骨骼生命之一，可它为什么会在出现在澄江？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澄江动物群初见天日的那一天，侯先光与他雇来的那位农民一直干到天黑，之后，他把那几块化石用棉布一层层包裹好，小心放在背包里带回宿舍。7月的云南，天黑得早，但他们动身返回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步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才返回大坡头村的住处。那天夜里，为察看方便，侯先光把那几块化石标本放在床铺下面，虽然连日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但侯先光难以入眠，兴奋、激动，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发生，使得他一夜难以入眠，他会不时翻身起床，察看放在床铺下的化石标本，担心眼前的一切发生在梦中。

野外化石的采集，不仅辛苦，有时还伴随着生命的危险。在帽天山发现纳罗虫化石之后，侯先光整天沉浸在兴奋中，以至于忘了可能碰到的危险。就在大规模采集化石的当天下午，侯先光采集了满满一马车化石，可是晚上收工返过大坡头住处的路上，马突然惊了，马

车翻到了路边的沟里，当时，侯先光正反身坐在马车上，与车上的化石一起翻了下去，化石撒了一地，侯先光也结结实实摔倒在沟底。所幸是一个土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从坡底爬起来的侯先光顾不得浑身的伤，急着四处寻找散落的化石，直到把那些化石都收拾起来，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住地一看，他的身上已是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渗着血。

1984年晚夏，当侯先光结束在云南野外的采集工作返回南京时，他带回了十几箱软体化石和高肌虫化石。侯先光来不及休息，立即又投入到紧张的研究中。第二年，他又先后两次到云南澄江，采集保存软体动物的化石。三次在云南野外的采集，长达200多天，其劳动量之大非当事人难以体会。但艰辛的劳动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侯先光在云南采集到了数以千计的珍贵标本，有了这些珍贵的标本，澄江动物群的初步研究条件已经成熟。

从侯先光在云南澄江帽天山发现纳罗虫的那一刻起，澄江动物群的研究史已经揭开了令人期待的第一页。至今，侯先光博士和他的合作者——中外地质古生物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澄江动物群的基本内容已经基本清楚，目前已经发现了远古时代的17个生物类别近200多个属种，包括植物界的藻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海绵动物类、腔肠动物类、栉水母类、叶足类、纤毛环虫类、水母状生物、节肢动物、分类位置不定类群等，这些生物小的只有几毫米大小，大的几十毫米甚至更大，它们有的像海绵，像今天的蠕虫，像水母，像海虾，或者像帽子，像花瓶，像花朵，像圆盘……真是奇千怪百，美不胜收，是它们，共同呈现了距今5.3亿年前浅海水域中各种生物的奇异景观。

2012年7月1日，北京时间晚上10点30分，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传来消息：经过第36届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投票表决，认定中国“澄江化石地”是地球生命演化的杰出范例，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消息的发布，标志着“澄江化石地”历时8年的“申遗”工作尘埃落定。从此，我国有了第一个化石类的世界自然遗产。

将帽天山的地层打开，将澄江生命之书打开，会发现人类有限的生命史，在数以亿年的生命演变过程中短得几乎可以省略。相对于地球的生命之书，人类的生命史真的短得如同刹那，它既不是这本大书的章节，甚至也不是这本生命之书中的段落，充其量，它也许只是这本书中一个不起眼的句子。如果人类要将自己的生命史延长，就要学会低调、收敛、谦逊、克己，善待世上的一切生命，包括善待人类自己。

这，也许就是侯先光发现的意义。

呈贡夜雨

王近松
带上塑料袋和捡菌子的炽热钻进树林
到呈贡，大学城C出口
雨，落在肩上
伞是物质的，雨从高处跳下
路上，红色的灯光
茵子的光阴很短，它在模仿雨滴的声音
捡起一朵菌子，如同捡起水上的云朵
讲述菌子的事业
王近松
捡菌子（外二首）

在草原上
你在草原上，雨水落下来
草原上，雨水落下来
玻璃刮出的光
雨，落在肩上
流动测速中，孤独得
穿过一段很长的旧隧道
我们不是候鸟
只是习惯在城市间
停留，就像
夜里这场雨
雨，落在肩上
路上，或者伞上
听雨，声音递变
将雨水变成红色
雨，落在肩上
路上，红色的灯光
茵子的光阴很短，它在模仿雨滴的声音
捡起一朵菌子，如同捡起水上的云朵
讲述菌子的事业
王近松
捡菌子（外二首）

金沙江之畔

(散文诗)

赵春银

金沙湖之夜

暮色流淌，湖水静谧。火烧云燎红的桔天坡融进了天空，遍布劲草的沙沟箐也跟着远去，只有这大江汇成的大湖，搅一天星光向我们走来。

高原上的金沙江，山在水里，水也在山里；金沙江上的金沙湖，水在天上，天也在水里。浩浩大江，此刻是安静的巨兽，他收藏好磅礴的力量，用温柔的粼粼水波，带给我们唐古拉山冰雪消融的消息。

高原之上，江南之南，天光云影，共话恬淡，雄性的大江泛着温情的微澜，水鸟在湖湾吟唱，水波慰慰金沙温软，耳朵的旷野描摹着夜的感动，黑夜保持着医治孤独的良方，星星眨眼指示我太阳升起的方向，微亮的光洒满金沙湖的水面，安谧又深沉的大湖啊，容纳了世间所有的彷徨和忧伤。

湖岸的江边人家，不甘寂寞地打开了灯，又一次铺设着金沙湖甜美的梦境。万物遁影，万籁俱寂，游走江头，我喜欢今夜的无风无月。

余温尚存的沙滩，诱惑着赤脚徜徉。水汽氤氲的夜色，适合放逐无边的思绪。掬一捧湖水里的星星，仰望苍穹的辽远，谁还会让驿动的心在茶马古道上没有归期。

影子都可以丢开的时候，相信金沙湖能够包容你的一切。

金沙湖之夜，我们可以是一尾尾走在“江”“湖”的鱼，也可以是一只散发鸣叫指示归途的夜鸟，让心在夜的黢黑里长出翅膀，用鱼的方式潜入水，用鸟的方式游进云。那些不愿意醒来的石头，就让它们在梦呓里奔跑，然后告诉你鹅卵石的前世今生。

高原之上，江南之南，天光云影，共话恬淡，雄性的大江泛着温情的微澜，水鸟在湖湾吟唱，水波慰慰金沙温软，耳朵的旷野描摹着夜的感动，黑夜保持着医治孤独的良方，星星眨眼指示我太阳升起的方向，微亮的光洒满金沙湖的水面，安谧又深沉的大湖啊，容纳了世间所有的彷徨和忧伤。

今夜，山是睡眠的，水是睡眠的，风是睡眠的，我安静地起身，走向了金沙湖甜美的梦乡。

江边攀枝花

无数燃烧的火炬，高举在残冬的枝头，一树树江成漫天云霞，把金沙江大峡谷点燃，把金沙湖温柔的碧波点燃，把江边人家春意盎然的日子点燃。

飞舞的蝶蝶满载甜蜜，奔跑的江风饱蘸花香。阳光凿开东山的豁口，总是把两岸的金色沙滩照耀得闪闪发光，把每一朵攀枝花渲染得红晕满脸、热情飞扬。

江边攀枝花，优美地走进村庄，站在路旁，勇敢地闯进乱石横陈的河滩、闯进峡谷深处，随性开放，恣意开放，直上云霄的伟岸躯干，睥睨着打盹的远峰，和脚下慵懒的大江。

当桃花讯如约而至，当一万种野花争相登场，她们已经在浩荡的春风中打开旋转的花伞，轻盈盈表演绚丽的飞舞。当暮春的脚步走出峡谷，当大自然孕育果实的指令悄然发放，他们已经把生命的密码挂上木棉蓬松的降落伞，随着野性的山风四处游荡，落入土地，就萌发希望，扑入大江，就将芬芳和甜蜜带往远方。

每一株攀枝花都是一位人间英雄，是大自然用风雨雷电浇筑成神的脊梁，是江边人们渴望长成的模样。

每次来到江边，我总是昂首挺胸，对着攀枝花树久久仰望，久久仰望。

江边人家

地上，方便种植大青菜、圣女果，也方便种植我热情洋溢的诗行。

江边人家，生活总是在汗水中浇灌

下抽条开花，迎风成长。每一张笑脸都

渗透着太阳的颜色，他们收藏的阳光，

足够把所有的日子喂养。

走进江边人家，走进现代迁徙的童话。小镇总是花香浪漫，主人总是热情大方，大炸豆腐、江边水酒、黑山羊汤锅总能让八方游客惊喜肚肠，傈僳古歌、彝族小调总是深情地把美好的生活歌唱。

在江边人家，感受着适应新生的美好，呼吸着崭新的土地散发的芬芳，我的内心日益丰满，我的诗性澎湃激昂，我学到了江边人家心怀家国，创造奇迹的勇气与力量。

大理凤阳邑“火”了

魏向阳

凤阳邑，原本只是214国道大凤（大理至凤仪）景观路段西边靠苍山的一个普通村落，曾经因古时此处烧制砖瓦陶器而名叫“砖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丹凤朝阳”之意改名为“凤阳邑”。民间多数人用白族话和普通话还是称呼它为“砖窑”。2013年被住建部公布为“中国传统村落”。

古时的太和城被废弃以后，由草帽集市替代了它往昔的繁华，因而离此不远的太和城和附近这一片演变成了近代闻名遐迩的“草帽街”，滇西一带传唱着一支《大理下来草帽街》的对唱民歌：

“大理下来草帽街/小妹我一见草帽喜心怀/买顶草帽戴上戴/遮住脸儿，等呀等哥来。//大理下来草帽街/小哥我一见草帽喜心怀/不爱草帽编得好/就爱小妹，好呀好人才。”过去凤阳邑这一带的白族妇女们编织草帽是一种手活，就像城市妇女喜欢编织绒线毛衣那样，常常见到村头巷尾、大青树脚歇息聊天、纳凉避暑的老太太，嘴巴讲着说着，手头总是不停地编着麦秸辫；大姑娘小媳妇们下田或收工的路上，甚至在田边地头歇息，都不会习惯空着手，都要见缝插针编着随着身的麦秸辫。她们的手指灵巧自如，编织着麦秆看得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长长短短的麦秸杆一沾上她们的双手，就流水一般从指尖泄漏而出，变戏法似的马上变化成一股股精美的麦秸辫。而有了大块完整的休闲时间，她们就把积攒起来的麦秸辫归拢，缝制成一顶顶别致美观的草帽拿到草帽街上销售。

几年前我和家人到修复一新、从凤阳邑中穿过的茶马古道一段游览，还见到村子中央的石条上，坐着一些中老年妇女正在一边聊天一边编织着麦秸辫，成为村中一道恬淡雅致的风景。

古道旁的大石碑上记载：凤阳邑茶马古道段，是大理境内现存的最佳遗址。其起于汉，形成于大理国时期，古道全长1900米，宽3.5米，当中铺设的青石板，即“引马石”。走进凤阳邑，沿着青石板路缓缓前行，只见“土库房”式古宅高低错落分布着，这些古宅是大理白族最具民族特色的建筑之一。凤阳邑起于汉代，

成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是古时茶马古道上遗留的古村落，途经村内的茶马古道全长1900米，曾经是南诏都城太和城及阳苴咩城的官道之一，是滇藏茶马古道大理段保留得较好的一部分。

昔日曾经的繁华过后，在凤阳邑村积淀下了许多白族风俗习惯，婚嫁之家在喜庆之日招待宾朋时常会敬奉亲友品饮赋予人生哲理的“三道茶”，也让凤阳邑村更具有文化内涵。古朴美与文化美的碰撞和互补，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入驻古村落搞创作和享受恬静优美的田园生活。

而今年年初，一度稍显古朴安静的凤阳邑，却缘起于一度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去有风的地方》在此取景拍摄，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被许多追剧后慕名前来旅游观光的来访者亲临其境追捧，提前预订，取号排队，到主要拍摄点“有风小院”留影拍照、烧烤小吃、品茶饮咖啡，亲身体验场景氛围，更让凤阳邑这个古老的山村一下子蓦然“大火”起来，奇迹般地成为大理新的旅游地标和打卡地。现在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本地的土特产品也被抢购一空。如今凤阳邑村已经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天涌进村里的游客达两三千人，有的住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还打算留下来在这里发展自己的产业。村里的三道茶，还有扎染、蓝染布料、制作陶艺等一些非遗体验馆，外加农户们的农副产品，给整个村的旅游和经济都带来不小的带动作用。这为传统村落和茶马古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目前的乡村振兴有机结合，找到了文旅融合的极佳契合点。

几天前，在旅游高峰期过后，避开周末，我再次前往凤阳邑一游，只见错峰前来游览观光的游人依然络绎不绝，村中古道上操着各地口音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或留影拍照，或购买旅游产品，品尝特色美食，如同赶街一般喧腾热闹，烟火气十足，热闹度不减；悠悠